

秦巴山乡追梦人

◎ 孙正好



领地

◎ 胡翼兰

我常常在乡间村舍遇见一些散发着泥土芬芳、拥有蓬勃生命力的普通人。在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我最近结识的三位新时代追梦人，更是将扎根乡土的不屈、鲜活与热忱，诠释得格外动人。

第一位是40岁的殷忠芬，我是在一幅清新雅致的木楼中见到她的。木楼建在一个湿地公园内，山环水绕，第一层是图书阅览室，第二层是青莲学堂。我到达时，殷忠芬和一群来自附近村组的中年女性正端坐在学堂内。讲台上，老师正在讲授亲子方面的知识，殷忠芬坐在第一排，听得认真，笔记也记得认真。

青莲学堂设在平利县西河镇，这里是殷忠芬的家。因为家中有老有小，殷忠芬平时很忙，但她仍然挤时间来听课，不仅是为了学习育儿知识，更重要的是能继续读书，提升自我，这也是她20多年来的执念。

2004年，因为家贫，成绩良好的殷忠芬在高考报名后，进行了整整七天的思想斗争，最终选择弃考并外出打工。虽然在工厂，但她没荒废自己，先后学习了计算机操作与平面设计。婚后在家乡的学校食堂做帮厨，即便工资不高，她也乐在其中，只因能够重回校园，再次感受读书的乐趣。“我从未厌倦过学习，总想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

近年来，随着乡村发展，殷忠芬在教育孩子、赡养老人之时，有了更多学习机会：借助互联网，她学视频剪辑，学普通话发音；通过政府组织的各类免费培训，她学会了烹饪，学习了护理；2025年11月，青莲学堂的开设，又让她体验到“梦想照进现实，心灵还在成长”的愉悦。

得益于日渐完善的交通网络，我驱车快速切换在秦巴山区的不同村落，从非遗体验到舞台剧排演，从悦读书吧到童趣乐园，感受到乡村文明新风正惠及每个人。

在平利县磨沟村，我碰到了第二位追梦人——53岁的陈朋。为了生计，这位陕西汉子曾做过矿工、干过保安。今年初，他有了一个更令自己骄傲的新身份——问鼎群雄的“乡村棋王”。

下象棋是陈朋的最大爱好。我问他这个爱好从何而来，他回答是受了大哥的影响。“秦巴山区曾经非常贫穷，直到我高中毕业时，村里才通上电。”陈朋回忆，“那时大家几乎没有公共文化生活，大哥唯一的爱好就是下象棋。因为山区群众住得分散，交通又不发达，大哥很难‘棋逢对手’，就把我发展成了业余棋手。”

后来，大哥的苦恼渐渐成了陈朋的苦恼。因为下棋最讲究“旗鼓相当”，周边下棋的人不少，但高手不多，陈朋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手机与陌生网友对弈。

今年以来，镇上组织各村联合举办“棋王争霸赛”，让他过足了线下对弈的瘾。“棋王争霸赛”以“一村一赛场，一村一‘棋王’，王王对决，王中之王，奖励一包腊肉肠”为赛制，赛场设在磨沟村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树下。先期的选拔赛诞生了12名村级“棋王”，此后，代表磨沟村出战的陈朋，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全镇总冠军，还与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机器人展开了较量。

“肯定不是为了‘一包腊肉肠’。”陈朋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体验到了一种纯粹的快乐，也算是完成了我的‘棋王’梦。”除了切磋技艺，陈朋也很享受与大伙以棋为媒、共话乡情。“我们

村的千年古树下，除了举办‘棋王争霸赛’，还经常举办读书会、音乐会、议事会等，这些活动提高了村民的凝聚力。大家劲往一处使，家乡自然会越来越好。”

第三位追梦人是57岁的“乡村画师”陈巧云，她的“巧云画坊”坐落在平利县西河镇东坝村，小院依山傍水，一派田园风光。画坊门口的对联“选石已存山海意，落笔便生草木香”，恰是她的心声，因为在陈巧云看来，万物皆有灵，万物皆可画。

“我从7岁就喜欢画画。”我进入小院后，正在石头上作画的陈巧云说。半个世纪以来，她在种地之余卖过服装，开过理发店，曾经还是村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再困难，画画始终是我的心灵寄托。”陈巧云在灶台上画过画，用树枝作过画，失落时她画竹，开心时她画牡丹，既画国画，也尝试过木板画。

如今，早已脱贫的陈巧云，借助当地政府打造的这座乡间画坊，终于有了梦想已久的“个人工作室”，能够安心地在石头上画屋舍村巷，画平利弦子腔，画她钟爱的秦巴山水。

借助当地农旅融合发展的东风，“巧云画坊”和周围毗邻的酒坊、竹编坊、豆腐坊等一道，已成为游客频频光顾的打卡点。装饰画、家用摆件等为画坊带来了稳定收入，陈巧云还做起了网络直播和线下培训。我到访时，五岁的乐乐正在她的指导下，画出心中所想。“我想在乡村孩子们的心田，埋下小小的艺术种子。”陈巧云说。

从这些普通人的变化中，我相信，中国乡村的未来，一定是好的，也是美的。

佛来山的梨花松林

◎ 侯莉

春天的佛来山，第一缕风从山顶吹到山下，拂过一株株、一坡坡梨树，光秃秃的枝丫从沉睡中醒来，垂了一冬的大小枝丫收到春的请柬，逐渐伸展，冒出黄豆大小的绿点。山顶吹来的春风温柔，温柔中带着明亮阳光的温度，迅速包裹了漫山遍野的梨树。几场春雨从春夜走来，淅淅沥沥浸润泥土，浸润了藏在泥土中的力量，梨树枝丫上的绿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肆意生长，生命的力量汹涌而来。泥土、空气、阳光、春风、春雨，共同孕育出梨树新的姿态。

大约过了十来天，梨树上开出一朵朵如雪似玉的“小精灵”。对，那洁白的花儿，是佛来山特有的精灵，是有治愈能力的精灵。它们在阳光下绽放、颤动，跳一曲春天的芭蕾，散发出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香味，牵动着游人的每一根神经，调动着游人身体的全部感官，让游人不愿离开，为它们陶醉。春风吹过，花瓣簌簌落下，落在肩上，不忍拂去。这景、这情，也许是佛来山满山的梨花

给游人的最高礼遇。

梨树是佛来山的半壁江山，松林是它的另外半壁江山。越往高处，松树越多，遮天蔽日，松涛阵阵、鸟鸣声声。山林清幽，山顶寺庙的晨钟暮鼓穿过松林，松涛应和着钟声鼓声，在山林间萦回不散，风穿过枝叶，留下清冽与安宁。面朝松林，刚被梨花洗礼后的游人，迎风而立，闭上眼睛，放空自己，什么都可以不想。这一刻，时光不再，心头的执念，都在渐渐消融。与梨花神交，与松林神交，除了耳畔吹拂的风，除了闻过的梨花香，一呼一吸间，皆是清静，皆得释然。睁开眼，世界在眼前，在山水无言中，游人悄悄完成了心灵的蜕变。

踩着松林中厚实的松针，站在松树林立的山巅，一手生活烟火，一手精神自由，人生何求？山顶清风拂尘，山下万家灯火。清风明月相伴，趣味相投的三两入，小酌一杯，这情景曼妙无边。这便是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佛来山的风韵。

在路上，是生活的温柔留白

◎ 苑广阔

朋友圈像一扇窗，“推”开便可见众生的烟火与远方。我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悄悄追寻一种“在路上”的状态——不执着于终点，不纠结于距离，只是愿意走出熟悉的屋檐，让脚步奔赴未知，让心灵获得喘息。这份对“在路上”的偏爱，是对平淡生活的温柔突围，是给自己心灵的一场温柔疗愈。

有人的“在路上”，是纵横山海的从容。我的一位大学老师，退休后便把生活活成了诗，一半时光漂泊海外，一半岁月流连国内。这个月还在埃菲尔铁塔下仰望浪漫，下个月便可能驻足富士山脚下静赏初雪；即便回到故土，也不愿困在方寸之家，而是踏遍大江南北，把每一寸风景都藏进岁月里。

也有人的“在路上”，是近在咫尺的欢喜。他们没有远走他乡的条件，却依然能在平凡日子里，寻得一份“在路上”的惬意。或许是周末，漫步城郊的小众景区，看草木含香、风拂鸟鸣；或许是其他闲暇之时，探访不知名的古村，在青石板路上感受岁月沉淀的温柔；也可能只是走出家门，在附近的河畔、林间走一走，吹吹晚风，看看落日，便足以卸下一身疲惫。原来，“在路上”从不是远方的专属，心向远方，脚下皆是风景。

“在路上”从来不只是一种行走的状态，更是一种安放心灵的心境。我们总在熟悉的轨道上奔波，重复着琐碎的日常，堆积着做不完的工作、辅导不完的学业，日子久了，心底便生出腻味与疲

惫，像被蒙了一层尘埃，看不清生活的美好。而“在路上”，便是拂去尘埃的良药——暂时脱离既定的生活轨迹，逃离繁杂的琐事，换一个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连呼吸都变得轻盈。

这些年，我们也曾奔赴过名山大川，在黄果树瀑布的磅礴气势中，感受自然的壮阔；在小七孔的青山绿水间，触摸岁月的温柔；在周庄古镇的烟雨朦胧里，邂逅江南的诗意；在海陵岛的碧海蓝天下，拥抱海风的清凉……但更多时候，我们偏爱那些不知名的县城与乡镇，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只有烟火气的温暖与宁静。

其实，去何处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能暂时从繁琐的生活中抽身，让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让疲惫的身心得以休憩。有时，甚至不必抵达某一个目的地，仅仅是开着车，行驶在陌生的路上，看窗外的风景缓缓后退，听风穿过车窗的声音，那种放飞自我、浑身通泰的感觉，便足以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焦虑。

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在路上”的时光。不必追求频率，不必苛求距离，一周一次的近郊漫步，一月一次的短途出行，半年一次的远方奔赴，皆可。不必执着于打卡网红景点，不必强求看到绝美风景，一个幽静的小镇，一处人少的角落，哪怕只是一片麦田、一条溪流，都能成为心灵的栖息地。

“在路上”，是生活的温柔留白。它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生活。在行走中沉淀自我，在休憩中积蓄力量，待我们满血复活，便能以更从容、更温柔的姿态，拥抱那些琐碎却温暖的日常。

穿过“元谋人山洞”

◎ 黄启国

在元谋土林深处
我俯身钻进门口写着“元谋人山洞”
仿佛石壁还留着取暖的弧度
手机突然震动——
闪电正穿过170万个雨季
在屏面上绽出
几粒未驯服的石英
我明知元谋人不可能住过
如此豪华的山洞
它分明是旅游开发的杰作
我还是愿意进入这“逆行穿越”
探寻连接与异同
我想象那截嵌进断层的兽骨
像导航失效的箭头
我调整焦距的瞬间
有影子继续用燧石打磨长夜
把记事的兽皮卷起
递给扫码入园的微风
当夕阳卡进地质年表
山脊线微微发烫
我相信
元谋人曾在此仰望星空……
我穿过的岂是一个山洞
分明是人类漫长的时空
元谋人和我们，
共用同一截断裂的兽骨
他磨成贯穿肋骨的梭镖
我制成扫描遗址的二维码
当他的燧石溅起第一粒星光
我的手机闪光灯同时亮起
两簇火在时间断层里互相认证
直到星光浸透所有纪年——
他仰头看见的星座
正透过我望远镜的镀膜层
持续发射温暖的脉冲
每个黄昏都是重启的洞口
每次凝视都向着天空的飘云

